

請問芳名？評介陸傳傑《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 廖准一



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從古地圖洞悉台灣地名的前世今生

陸傳傑著／遠足文化／201408／349頁／22公分／360元／平裝

ISBN 9789865787486／733

16年前，當我第一次單車環島，行過臺南、高雄交界的某座橋梁時，一位出身臺南的同學問我，你知道橋下這條溪是什麼溪嗎？我笑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怎麼從連雲港坐火車到廣州。

我們的史地教育告訴我們，山東簡稱「魯」、廣西簡稱「桂」、中國史上發生過哪些外戚之亂與宦官之禍，但卻沒有告訴我們，臺灣後山最長的河流究竟是花蓮溪、卑南溪還是秀姑巒溪？關於臺灣島的過去，陸傳傑所著的《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解答。

本書是一部關於臺灣地名史的佳作，作者不僅讓我們認識臺灣地名的今生，同時也以淺顯易懂、圖文並茂的方式，讓我們瞭解這塊土地的前世，不過在評介本書之前，關於「地名」，有幾點需要特別說明的地方。

* 聽地名說話

名字，都有它的意義，土地的名字自然也蘊含著無聲的訊息。

地名承載了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還有許多人的回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一個地方的名字瞭解它的地理位置與環境特徵，人群遷徙、族群結構與庶民生活，例如：頂埔、水尾、山腳、水流東、彭屋、陳厝坑、樟腦寮、磚仔窯等，由於地名大多是依照常民的生活經驗進行命名，因此，即使是南北遙遠的兩地，只要具有某種相同的特徵，也有可能擁有同樣的名字，例如：新北市有土城，臺南、草屯也有「土城」，瑞穗舊稱「水尾」，金山、溪州也都有稱為水尾的地方。由於地名與一個地方的歷史、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因此，瞭解一個地名的由來，常常就是認識這個地方的最佳起點。

不過，從日治時期開始，一直到戰後，臺灣各地充斥著各種政治性與政令宣導式的地名，諸如：復興、光復、成功、富田、富民、富興，雖然說名字都有它的意義，即便是政治性與政令宣導式的地名也都有它的時代意義，但它們與土地失去連結、失去傳承，沒有生命，讓成長於此的人們失去藉由地名認識家鄉的機會，這是政治力介入土地命名的負面效應，而且影響可能不止於此。由於對於安身立命的土地缺乏認識與瞭解，自然難以產生深刻的感情，沒有深刻的感情，

就不會產生認同，沒有認同，就不會懂得珍惜、愛護，因此，小則亂丟紙屑、浪費水電資源，大則濫開海岸、傾倒棄土、排放有毒水，造成難以回復的破壞，看似不重要的地名與地方歷史，對於每一個人的行為、態度與價值觀，可能有著大多數人都意想不到的影響力。

不過，要瞭解臺灣這座小島的地名，其實並不容易。

* 理解臺灣地名的困難

臺灣地名，來源非常多元，可能起源於各種原住民語，也可能來自於西班牙語、荷蘭語或日語，更多的是來自閩南語及客語，而且各語言間交互影響、堆疊，使得臺灣地名豐富多樣。

由於大大小小的地名，經歷過各時期的更名、轉化，以致於要正確理解臺灣地名的起源與變化並非易事，很多看似成理的地名解釋，一旦加以探究，很快的就會產生困惑，蘇澳就是一個例子，關於蘇澳的地名起源，目前普遍的說法是「相傳於清嘉慶二十五年間，有一位福建泉州人氏蘇士尾者率鄉勇四十四人抵此墾荒有成而定居，後人為紀念先賢蘇氏開疆拓土功績，將其姓『蘇』字與港灣的『澳』字結合，稱之為蘇澳」（注1），但經查閱清代方志與文獻著作似乎未見關於蘇士尾事跡的記載，因此，是否真有蘇士尾此人？他是否真的去過蘇澳？是否確曾率領鄉勇墾荒定居？都存有疑義，蘇澳之名的起源是否真如目前普遍的說法，其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 將地名解釋工作交給已流失的語言？

由於探究地名不易，因此，當我們無法解釋一個地名的由來時，經常習慣將地名起源的解釋工作「交給」已經流失的語言，但這種作法無助於我們瞭解、建構臺灣的過去，例如：關於「北投」的地名起源，北投區公所是這麼介紹的，「因其為昔日凱格達蘭平埔族內北投社址，故名」（注2），另外「北投拼音作 *Ki-pataw*，是巴賽語，意為巫女」的說法也相當普遍，但不論是凱格達蘭語或巴賽語，今日都已被認定是已流失的語言，既然如此，我們如何肯定，北投之名源自巴賽語，甚至知道它是巫女之意，如果「北投」確實來自巴賽語，那麼位於南投縣草屯鎮的北投里、北投國小，名字又是從何而來？

關於草屯北投地名的由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來自於洪雅族（*Hoanya*）的北投社，至於北投社究指何處，中村孝志主張 1647 年 5 月 24 日荷蘭戶口統計表記載的 *Tausa Mato* 就是北投社，但也有研究者認為 *Tausabato* 才是，因為 *bato* 音近北投，至於同表中的 *Tausa Talakey*（注3）一般認為是指洪雅族的南投社（注4），它就是今日南投縣縣名的由來（注5），但不論是 *Tausa Talakey* 或 *Tausa Mato*，拼音都不像南投、北投，因此，上述說法是否合理，讓人產生懷疑，至於 *bato* 音近北投之說，說理也有些勉強，因為依照荷蘭戶口統計表，該社社名為 *Tausabato*，而非 *bato*，僅取後段發音，進而認定與北投二字相近，解釋上不太合理，況且該社有時還會拼寫為 *TausaBa*，如此，則與北投之音就更遠了。

綜合目前普遍的說法，「北投」之名，一方面被認定源自於巴賽語的 *Ki-pataw*，另一方面卻又被解為是洪雅語的 *Tausabato* 或 *Tausa Mato*，如前所述，以兩種已經流失、無法被檢證的語言來解釋北投的地名來源，似乎有些不妥，這也正好凸顯出今日臺灣地名研究工作的問題與盲點，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地避免將不知道該如何解釋的地名「交給」已經流失的語言去解釋，

而應嘗試以其他可以被檢證的方式來解釋某個地名的起源，這樣的態度所做成的解釋雖然不一定正確，但至少能提供比較寬廣的對話空間與其他研究者進行意見交流，對於深化臺灣老地名的研究也比較有幫助。

* 回到在地知識

由於歷史學是一門關於土地與人的學問，因此，歷史研究終究必須回歸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筆者之所以認為本書最值得推薦的部分是序言，也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作者在序言中，以他在澎湖馬公的生活經驗以及對於當地地理環境的瞭解，同時參照古地圖與荷蘭文獻，對於其年少住家附近的朝陽里紅毛城的起源提出有別於臺灣史學前輩曹永和的主張，作者認為朝陽里紅毛城並非明末福建水師俞咨皋修築的「暗澳城」，而應該確如其名，是一座由紅毛番所建築的城堡。作者認為，由於暗澳的地理環境比風櫃尾更適合作為交易市集，因此荷蘭人很可能將該地當作商品交易地，並在朝陽里紅毛城一帶興建砲臺，以便進行戍衛，筆者曾統計《熱蘭遮城日誌》中有關航運地點、貨物及航運次數的記載，結果顯示，在荷治時期，澎湖確實是大員港相當重要的對口貿易地，同時也是巴達維亞與日本間的航運轉運站，因此，荷蘭人確實有在澎湖當地尋覓一個具有規模的灣岸，以進行貿易的需求，作者的立論並非毫無所據，對此，學者也早已提出相關的研究成果，再細讀作者研判朝陽里紅毛城並非「暗澳城」所提出的另外 5 個理由，也都言之有物，值得給予更多的關注、肯定與討論，由於筆者並非澎湖史專業，也未曾去過暗澳、朝陽里紅毛城與風櫃尾，因此，沒有能力研析朝陽里紅毛城究竟是「什麼」，也無法判斷曹永和與作者的主張孰較妥適，不過，作者所展現出來的，對於土地的熱情、對於家鄉的渴望與眷戀，以及鍥而不捨、努力探求的精神，值得效法、學習。

本書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特色是，作者刻意避免片段式、不連續性的地名解析，在討論一個地名、一塊土地或一棟建築時，都盡可能的進行長時間、全觀式的連續性論述，努力為讀者建構出一張完整的史地圖像，讓我們可以藉由一個地名、一棟建築深入瞭解一塊土地的歷史，例如作者在分析臺灣地名為什麼「竹圍」比「木柵」、「土城」多時，就努力蒐羅了全臺與「竹圍」相關的老地名；在介紹淡水紅毛城時，也一併說明了一般人比較陌生的紅毛城「戰後所有權轉移史」。

此外，本書大量引用西方、清代以及日治時期的地圖，作為介紹、解釋老地名的重要素材，並與文字相互對照、印證，圖文並茂的書寫方式，讓本書閱讀起來相當生動、精彩，使得對於一般人來說或許有些枯燥無味的地名研究，變成一個有趣的主题。

本書雖然企圖為臺灣各地地名進行鳥瞰式的介紹，但對於臺灣地名研究中，目前所知最少、最朦朧不清、最需要投入研究的區域——花東地區，卻未多加討論，這是比較可惜之處，例如本書引述隨族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來臺的藍鼎元，在《東征集》中的一段文字：「土番分族八社：曰茆椰椰、曰斗難、曰竹腳宣、曰薄薄，為上四社；曰芝武蘭、曰機密、曰貓丹、曰丹郎，為下四社。八社之番，黑齒紋身，野居草食，皮衣革帶，不種桑田」，書中並未進一步說明這八社究竟是指今日後山的何地，另外書中提到花蓮一處名為「哆囉滿」的地方，作者認為「指的是今天花蓮立霧溪出口處新城一帶」，但有關「哆囉滿」的確切位置至今仍無定論，不過若要探究「哆囉滿」係指何地，則必然會牽引出一條與哆囉滿鄰近、身世神秘的河流——Danau River。（注



圖 2：〈臺灣海圖〉（River Danau 局部）

圖 1：Willem J. Blaeu，〈臺灣海圖〉，1638。荷蘭人 Willem J. Blaeu 繪製的〈臺灣海圖〉，在東臺灣首次標出「River Danau」，當時荷蘭人對於後山的認識，仍處於起步階段，不過卻已清楚「杜羅河」的存在，並且特別予以標示，顯見荷蘭人對於後山地區可能蘊藏黃金的消息甚為重視。

Danau River，今日多譯為杜羅河，這個名字應該是承襲自伊比利半島的第三大河 Río Duero（係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則為 Douro），該河流經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在葡萄牙的第二大城波多（Porto）附近注入大西洋，Río Duero 最聞名的是葡萄酒與黃金，荷蘭人及西班牙人因此將後山傳說中的黃金河，稱為 Danau River，但這條隱身在大山之後的黃金河流，究竟是指今日的立霧溪、花蓮溪、木瓜溪？還是另有所指？目前仍未解答，哆囉滿與 Danau River 的身世，是一組值得嘗試解鎖的密碼，作者對此未深入討論，頗有遺珠之憾。



圖 3：Duero river 流域圖

圖片來源：<http://www.ababorcruceiros.com/duero.php>

作者有系統的綜合、歸納、彙整有關臺灣地名的研究成果，讓讀者能一次鳥瞰老地名的前世今生，並以自身的生活經驗討論地名的起源與歷史過程，非常值得推薦給想要更瞭解島嶼身世的讀者們。

* 什麼是「愛臺灣」

日本人戰後離開臺灣至今已將近 70 年，但直到現在，我們對於臺灣老地名的解釋以及地理位置的考訂，卻仍深受日人伊能嘉矩、安倍明義、中村孝志等研究者的影響，但地名其實是非常在地化的知識，許多學院派的研究仍需要注入在地觀點，才能更貼近土地的真實樣貌，本書作者在書中談到與其生活背景有關的經驗與見聞時，他的觀察與看法就是一種在地觀點，作者以流暢的文字、詳實的圖片，企圖讓更多人認識臺灣老地名，甚至喜歡上老地名的研究，是一本值得參考、閱讀的好書。

作者在序言中表示，他的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澎湖人，一家人居住在一個僅有 10 戶人家的小小眷村，依照今日臺灣社會的多數觀點，他很可能仍會被歸類為「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雖然他出生、成長於澎湖（而且母親是澎湖人），理應是道道地地的「本省人」。一個理性、成熟的社會，不應該、也不可以用血統與出身背景作為評價一個人的標準，重要的是面對土地的態度，相信多數讀者在讀完本書後，都可以很清楚感受到作者長期投入臺灣老地名研究的熱情與堅持，對於蒐集、彙整文史資料的用心與付出，這對於習慣以省籍、族群來標示、理解一個人的臺灣社會，如同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大約在 10 年前，筆者因為工作的機會而與一位出版社老闆一同用餐，席間的人與事，現在記憶已剩無幾，但那位老闆的一段話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現在的政治人物口口聲聲『愛臺灣』，我能做的就是不惜成本出版值得閱讀、流傳的有關臺灣的書籍著作。真正的愛臺灣，不是用說的，而是用心去認識、瞭解臺灣的過去與現在，關心、珍惜、把握臺灣的未來」，這麼多年過去了，這段話仍然那麼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什麼是「愛臺灣」，本書已經作出了最美麗、最動人的註解。

注釋

1. 參閱蘇澳鎮公所網頁 (<http://www.suao.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9>)
2. 參閱北投區公所網頁 (<http://www.btdo.taipei.gov.tw/ct.asp?xItem=4729506&ctNode=4589&mp=124081>)
3. 有時拼為 Tausa Talachei、Tausa Talachey。
4. L.Blussé and N. Evert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ume III: 1946-1654*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Aborigines, 2006), 頁 184。
5. 參閱南投縣政府網頁 (<http://www.nantou.gov.tw/big5/cont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911&cid1=914>)
6. 在荷蘭文獻、輿圖中，杜羅河有以下幾種拼寫方式：Riv. Doero、Danau River、Danou River、Donau River 等；有時杜羅河也被稱為黃金河，如：R. Goude。